

伊万的女儿， 伊万的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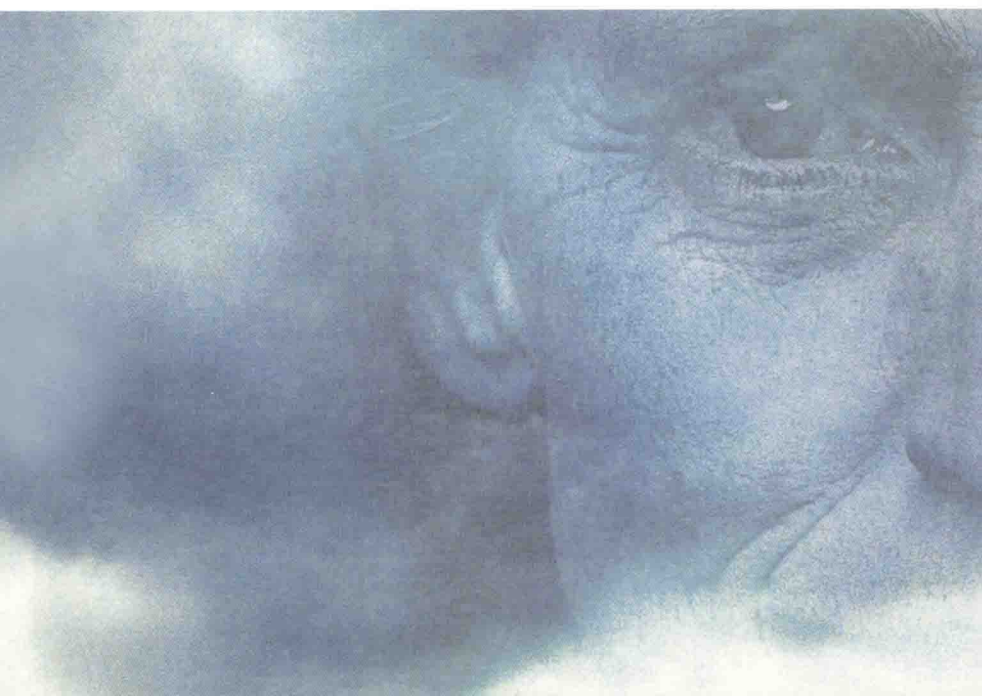
ДОЧЬ ИВАНА
МАТЬ ИВАНА

〔俄罗斯〕瓦·拉斯普京 著

石南征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03



伊万的女儿，
ДОЧЬ ИВАНА，
МАТЬ ИВАНА 伊万的母亲

〔俄罗斯〕瓦·拉斯普京 著

石南征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4-5280

В. РАСПУТИН
ДОЧЬ ИВАНА, МАТЬ ИВАНА

© Издатель Сапронов, Иркутск, 20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俄罗斯)拉斯普京著;
石南征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ISBN 7-02-005064-6

I. 伊… II. ①拉…②石…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当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0510 号

责任编辑:张福生 装帧设计:康 健
责任校对:杨 康 责任印制:王景林

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

Yi Wan De Nü Er Yi Wan De Mu Qin

〔俄罗斯〕瓦·拉斯普京 著

石南征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6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3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9000

ISBN 7-02-005064-6

定价 17.00 元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 2003

出版说明

评选并出版“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是一项新创的国际文学作品评选活动 and 出版活动。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由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和文学出版机构为外国当代作家作品评奖、颁奖，并将一年一度进行下去，这是一个首创。因而，当 2001 年度的评选揭晓，6 部当选作品中译本面世时，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和兴趣。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联合举办，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评选委员会由分评选委员会和总评选委员会构成。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遴选专家，组成分评选委员会，负责语种对象国作品的初评工作；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上述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委派专家组成总评委会，负责终评工作。每一年度入选作品不得超过 8 部。入选作品的作者将获得总评委会颁发的证书、奖杯，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成丛书出版，丛书名即为：“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总评委会认为，入选“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作品应当是：世界各国每一年度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有益于人类的进步，能够体现突

出的艺术特色和独特的美学追求,并在一定范围内已经产生较大的影响。

总评委会希望这项活动能够产生这样的意义,即:以中国学者的文学立场和美学视角,对当代外国小说作品进行评价和选择,体现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内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以科学、谨严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推进优秀外国小说的译介出版工作,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贡献。

一项新创的事业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令我们感到十分欣慰,信心倍增。我们相信,2003 年度的评选活动 and 6 部作品的出版,也一定会继续获得成功。而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并恪守评选的原则,这项“世纪工程”在整个 21 世纪的进程中必将获得持续的成功。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评选委员会

总评选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黄宝生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叶廷芳 石南征 刘玉山 刘海平

何其莘 陈众议 陆建德 吴岳添 赵德明

聂震宁 黄宝生 管士光 潘凯雄

秘书长

仝保民 刘开华

俄罗斯文学评选委员会

主 任

石南征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石南征 刘文飞 任光宣 吴泽霖 张建华

这是一部真诚的忧愤之作。吸引我们的是作者对社会普通人群的关注,对当代社会生活的真实描绘。它提示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这迅疾变化和充满诱惑的时代,作为人是否应该固守一点什么?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Эта книга проникнута раздумьем и болью за судьбу своего народа. В ней нас привлекают искреннее внимание к простым людям и правдивое изображение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Она заставляет думать: надо ли человеку держать в сердце что — нибудь в этом быстро изменяющемся мире, полном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х соблазнов.

Жюри Премии

“Лучший зарубежный роман года. XXI век”

致中国读者

如今我的新书被推荐给中国读者,我自然感到高兴。让我更加感到高兴的是,该译本乃是世界上惟一的译本;正如汇集了我近年来的短篇小说的那本书,除去几个俄罗斯版本外,只在中国得到出版。西方世界不久前还在提倡文学的雅致,而现在已将其丧失殆尽而毫不吝惜;俄罗斯原本坚持一种严格而清纯的趣味,而现在这种趣味竟如此迅速地化为乌有,似乎俄罗斯没有存在过无论从技巧上还是内容上说伟大的十九世纪,以及伟大的四分之三的二十世纪。电子革命把人淹没在虚拟世界里,把他改造成某种新式的、派生的、飘泊的东西。他的一半尚留在这里,在神的赐予之地,而另一半则位于真空的漫无边际的空间之中,在那里创造与毁灭是没有各自的独立特征,没有界限,也没有肥沃的土壤的。

毫不奇怪,文学在这种人面前是无所适从的。无论给他什么东西作消遣——病态欲望的宣泄、头脑与心灵的畸形、粗俗的语言、不雅的场景、对神的亵渎、极度的荒淫……



他都不感兴趣,都觉得索然无味,提不起精神。够了,该如何理解这个似乎倾斜的,在大地上失去支撑的世界,又该如何理解似乎还处于理智状态的这个世界中的自我!难道可能存在这种割裂,这种相互抵牾吗?不,似乎并非如此。似乎是我们这些老派人理解不了正在发生的事,失去了理解的能力!

《百年孤独》的作者,伟大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沉默十年之后——看来这期间他是在努力探索文学在新世界中的意义,刚刚出版了一本名为《追忆我的忧伤娼妇》的书,难道他做得不妥吗?据报纸报道,该书卖疯了。我可以猜测:小说可能写的是纯洁与忠诚,写动人而缠绵的感情。而在封面上出现“娼妇”一词,多半是狡猾的手段、影射、诱饵,因为如果一个当代作者按某种俗气风格给书命名,比如布宁的《米佳的爱情》,屠格涅夫的《爱情的故事》或者甚至契诃夫的《被拒绝的爱情》,那么人们会认为有失体面,或者怀疑不善于与女人打交道。而这里则马上诱人上钩——撕咬嘴唇,撕咬残存的感情……

那么,为什么你们这个被认为是有经验和有眼光的出版社要按照老一套,按照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和福克纳,还有中国的老舍和鲁迅进行道德说教的那个时代的准则和规范来翻译和出版书籍呢?或许中国又一次陷入沉睡,变得像俄罗斯那样无力欣赏那种只会让人羞怯得不忍卒读和恐惧得手脚冰凉的艺术?不,不能说是沉睡——这是一个正在紧追美国的蓬勃发展的国家,那里有空前的建设高潮,有向宇宙的迈进,以及十三亿的人民。

那么究竟原因何在?中国同大家一样,甚至比大家更理智,更迅捷,但在文学上则按兵不动,读者在专注而微笑地读书,不必因羞怯和恐惧而移开视线。

或许又是某种中国式的狡猾?一方面从正面拒绝接受文明世界那种喧嚣的而怪异的文化,另一方面是否又想从反面设某种圈套?

我觉得,我猜中了这个圈套。倘若它得以实施,我会感到幸福。我准备尽力帮助其实施。中国有近十三亿人,其中不少于十亿读者,如果所有读者都用善良而纯洁的榜样,用悲悯和热爱劳动,用大自然之美和人的灵魂之美,用睿智而深刻的语言,用热爱自己土地和自己传统的榜样来教育的话……——噢,文学中有许许多多美和有教益的东西!——如果十亿中国人能用这种文学来教育,再加上俄罗斯尚未拜倒在恶的掌控之下的数百万,还有西方的一些得到拯救的人,还有伟大的东方,还有辽阔的其他世界——那么这会是一个新的文明,一个坚决拒绝书籍中的和所有其他艺术中的恶的文明!我们知道:恶是强大的,但爱和美更强大。

第 一 部

厨房的窗子位于居民楼单元大门的上方，每当人们进进出出时，那扇门就吱吱作响。塔马拉·伊万诺夫娜能从这套房子的任何角落听到大门的响动，甚至从另一侧的卧室中也能听到。丈夫在卧室熟睡，而她却已经在厨房窗子前心急火燎地站了几个小时，如同一根绷直的弦，街上的任何动静都会触响它。然而街上一片昏暗寂静。大门处的灯洒下一片光，勉强照到小公园的矮矮的栅栏上，那里面有一个儿童乐园，儿童乐园周围长满高大的枝叶茂密的老杨树。没有人走进这一动不动的黯淡的灯影里来。塔马拉·伊万诺夫娜的神经绷得紧紧的，连她自己都为内心这种持续的



几乎要把人摧毁的紧张而害怕，哪怕在漆黑一片的小公园里闪出任何影子，哪怕从某个角落响起轻微的脚步声，都能够被她觉察到。然而什么也没有出现，四周静悄悄的，毫无声息。远处的街区被沉睡的楼房所遮挡，起初从那里还隐隐传来汽车的阵阵喧闹，就像一群群迟归的鸟儿飞离觅食的地方，现在就连那里也一片死寂。

正是夜最深的时候，大约已经过了三点钟。

丈夫在睡觉。父亲和母亲到底不一样，她能睡得着吗？在孩子身上也许有半个父亲，但也只是一小半，没有十月怀胎的经历，也没有一个母亲所能感觉到的腹内那永不消逝的存在。在母亲生下一个即将长大成人的孩子时，她不会在分娩的痉挛中把一切和盘托出，那个渗透到母亲肌体的孩子将永远留在她体内。塔马拉·伊万诺夫娜不只是心在痛楚，而且整个人都浓缩为一团痛楚，整个人都被煎熬得精疲力竭。但有个东西独自在她体内抓挠着，给她带来特殊的痛楚。它不停地抓着，撕扯着肌体，在呻吟中重复着一个词。是她，是斯韦特卡在抓，在呼唤母亲……

傍晚，正当这种煎熬开始时，她丈夫阿纳托利没在家。但塔马拉·伊万诺夫娜知道，他在杰明家里。他们俩人想一起做一件什么事情，可一个月来商量来商量去，没有一点进展。事情发起人是杰明，他是那种在新生活中比较果断，比较有经验的人。当旧的生活轰隆隆地翻着筋斗从山上滚下来，摔得稀里哗啦的时候，他立即离开了汽车场，他和阿纳托利是在那里结交的。他先在什么地方当供销员，现在已

经在中心市场有了自己的售货亭,从电灯泡、涂料到汽车配件,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卖。而阿纳托利继续泡在奉献了二十年生命的汽车场,出车机会越来越少,即使出车也都是些零七八碎的活。回程情况更难以启齿,有时拉劈柴,有时拉粪肥,有时干脆跑空车。他忍着,忍着,一直忍到如今被抛弃在街头。被当作废物而无情砍下来的不仅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他灵魂的一部分,因为正是在那里,在汽车场,他遇见了塔马拉。她同男人们一起握了三年方向盘。

塔马拉·伊万诺夫娜打电话在杰明那里找到他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这之前她跑去找了斯韦特卡的朋友柳夏一趟。柳夏长得高高大大,身体滚圆,如果不是那张过于明显的娃娃脸——圆圆的,肉嘟嘟的,一双大眼睛滴溜乱转,完全可以认作一个成熟女人。她说只在白天看见过斯韦特卡,但从她那张同时显露出惊恐和兴奋的装模作样的脸上,无法断定这姑娘说的是不是实话。她是在市场看见斯韦特卡的,她们一起去找工作,一同去的还有莉达·托波利。工作没找到,柳夏先走了,把两个朋友留在商贸综合楼附近。她离开的时候看到,一个穿着牛仔上衣的高加索小伙子走近斯韦特卡和莉达。

跑这一趟的收获只有一个:柳夏说出了莉达·托波利的住址,她家住得很远,在小区那边。

回到家,塔马拉·伊万诺夫娜立即打电话给阿纳托利,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斯韦特卡失踪了。她回家从来没有晚过九点钟。这是家里给她定的规矩,她是不敢擅自在什么



地方耽搁到九点以后的。家里对小她一岁的伊万管得比较松，他可以在夏天，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逛到深夜，谁也不会担惊受怕——小伙子嘛。而十七岁的大姑娘完全是另一回事，她模样好，经不起诱惑，又好奇，而且这时候已经离开了常规的生活道路。她上学早，六岁就上了，离开学校也早，九年级上完就离开了，当时不知从哪里刮来一阵风，说没必要学习。她进了为期九个月的售货员培训班，为的是离美好生活更近点。培训班倒是结业了，却找不到工作，因为她是未成年人。于是她和几个培训班的女友开始往市场跑，找看摊的工作，向顾客兜售日用品。

就是这样。

阿纳托利是同杰明一起回来的，坐着杰明的汽车回来的。塔马拉·伊万诺夫娜不知道待在哪里好，就这样站在厨房的窗子前。她看见一辆“七人座”轿车在浓浓的夜幕中，在又窄又烂的坑坑洼洼的过道上摸索着，悄无声息地摇晃着开了过来。阿纳托利跳下车来，可跳下来后又停住了，站在那里等杰明。很容易猜到是怎么回事：现在他不想一个人上楼，回那个祸事临头的家，面对妻子惊恐而严厉的目光。而塔马拉·伊万诺夫娜看到杰明后，也出了口气，觉得轻松了点。有他在更可靠一些。杰明从车里钻出来，第一个进了单元大门。他像往常一样驼着背，探着身子，垂着两条长长的胳膊，如同中学教科书上画的原始人。他走进开着的房门，从母亲的紧张表情得知女孩仍没找到，使用惯常的大嗓门嘶哑地说：

“别慌。现在还用不着慌。还早呢。”

但大家都听得出来,包括他自己,这不过是句空话,没用的空话。

他们出了门,把伊万留在家里,嘱咐在他们回来之前不许睡觉,要一步不离地守着电话机。

他们上路了。

夜那么温暖,黑暗,无精打采,看来要下雨。因为看不到行人而感到无拘无束的汽车在狂奔。这些汽车是在三四年间从世界各地运来的,为的是进行一场竞赛。如今,在各个方面都在进行这种外来的竞赛——从花花绿绿的服装到皮革,从茶壶到煎锅,从胡萝卜种子到土豆种子,从孩子的教育到教授的再教育,从性爱游戏产品到大众消遣产品,从随身带的小玩意到飞机发动机,从街道广告到国事演讲。所有这一切一拥而进,如入无人之境,把当地的东西挤到一旁。只有安葬还按老规矩。现在经常按教堂葬仪举行葬礼。这让人觉得,人们在向前方,向金光闪闪热气腾腾的未知之域狂奔的同时,又在惊惶失措地倒退,倒退到以葬礼为终结的熟悉的生活体制上去。还让人觉得,这不过是半斤对八两,一些人如飞蛾扑火,另一些人像鼯鼠遁地。

一路大家都不说话,只有杰明不时嘟囔两声,因为有时对外的外国牌子车堵截他们的车,有时这些车不开近光灯,结果远光灯的强光晃了杰明的眼。他们驶入市中心,沿一座老桥驶到安加拉河左岸,再向右一拐,便把市区抛在了后面。四周变得漆黑。塔马拉·伊万诺夫娜坐在后排,为了不让脑子发木,她弯下身子,转动脑袋,透过车窗寻找天上的星星。但天上并没有星星,城市电能照明的辉光在天空铺

展开来，像沼泽浮萍一般色彩斑驳陆离。找不到星星，塔马拉·伊万诺夫娜便开始回想，在看星星的时候自己是否占卜了什么，可什么也想不起来，整个人像裂成了勉强联系在一起的两半。

“慢吗？”杰明这样理解她的动作。

“不，杰明，不慢。应该早点出门。”她已经在自言自语，接着又对杰明说，“进去以后，在第二个或者第三个交通信号灯往右拐。”

“完全正确。”杰明哼着鼻子说。经过沉默之后，他们说点什么都愿意。

“可……就是……”阿纳托利也开口了，但没想好要说什么。

“‘就是’哪里？”杰明没听懂。

“什么哪里？”

“你说：就是。‘就是’哪里？”

“就是不知道。我没来过这里。”阿纳托利说得那么诚实，让杰明不禁呵呵一笑。

他们找了半天一条叫稠李街的街道；从名称来看，这条街应该位于小区边上，房子都应该是木制的。他们绕过第二个信号灯，又绕过第三个信号灯，一会儿遇到沼泽地，一会儿驶近安加拉河岸，在每一个路口都停下来，用车灯照亮把角儿的房屋和围墙，寻找街道牌子，但这一带地处偏僻，没考虑到外来人的需要，因而没有标示街道名称。没有人可以打听，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只有一次，他们发现一个人影正顺着围墙边的人行道悄悄地走；杰明放下车窗玻